皇清經解

二仁12
478
175

東洋文庫
20
194

慨亭述古錄
嘉定錢進士坫著

學海堂

支那錢坫所有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爲龍東官蒼龍也離爲鳥南官朱鳥也兌爲澤西官咸池也坎爲溝瀆北官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則各正其方坤以爲土而居西南乾以爲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爲碩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爲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爲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爲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象木者且有六乾之爲木果實也坎於木爲堅多心剛在中也艮於木爲堅多節剛在外也離於木爲科上稿焚也震之爲竹爲稼猶爲

木也巽固爲木矣木核于乾而燔于離故坤兌不爲木是皆歲氣之遞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厤有八節律有八風樂有八音卽八卦也有離乎五行者哉非五行則無以爲八者之序矣此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蠱與巽之彖爻辭蠱之先甲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震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爲水爲火爲土象固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爲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八卦與中央也分之爲九合之爲五而已淳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義尤明艮爲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而生故山爲水木之交巽爲風木得風而撓火得風而熾故風爲木火之交中央爲火土之交者坤爲地其色黃其氣溫質土而性火者地也故爲交西南爲金土之交者金備五色黃爲長含于土故曰金金不得土色不黃矣金氣剛乾象之故爲金乾又爲冰冰者水之凝也故西北爲金水之交自北而南者有乾坎艮震皆陽卦也自南而西者有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此五行之分爲陰陽也邵堯夫以是圖爲文王所作不知三易皆然我于左氏之文驗之晉之勝楚于鄢陵也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非連山卽歸藏之辭耳然復圖無是象也于圖南國爲離離爲目爲矢坎爲弓坎乘離故國蹙矢集于目故中目復爲至日而在坎故遇復而得坎乘離

之象卦位見矣以此知爲三易皆然也且大傳之文更有其明切者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離聖人豈止謂文王耶如圖爲文王所作則文王以前聖人之聽天下未嘗南面耶抑南面而不取諸離艮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所謂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也非夏正則無以合之古者秝建正作于孟春卒於冬分時是謂成始成終至殷湯而始起冬至冬至非艮則不得謂之成始成終三代異建而秝術起于孟春者唯夏正夏正爲古厤故堯典用之于冬曰便在伏物非卽坎爲隱伏乎此足以明大傳之義而在文王前千餘年則圖豈必俟文王而始作之與然則孰作之曰畫卦之始先有象有象卽有位至卦具而象顯則從乎其位而已庖犧氏觀象以畫卦圖必庖犧之所作也文王云乎哉

爻辰論

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屯蒙此六十四卦主歲之術卦各有爻辰惟言乾坤者爲陰陽之主故也乾貞于子坤貞于未皆謂初爻乾左行陽時六故始于子而終於戌此二家所同也坤右行陰時六則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始未而終巳者鄭氏說也其不同何與曰此同出於律辰也十二律皆隔八相生謂之隨月律卽月令十二

之術論之五聲旋宮爲六十調則十二律相承爲日律日有六十也七均旋宮爲八十四聲則十二宮相承爲月律月有十二也月律六陰聲即日律六陰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退而居西南焉三律之在西南者進而居東北焉其退者即坤之下卦其進者即坤之上卦故曰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也京氏之退下卦而居南進上卦而居北猶康成也而乾初之有坤四乾四之有坤初適與合聲相應故以一術率之使下卦之三爻自南而東焉上卦之三爻自北而西焉則乾之下卦以坤上卦爲合聲乾之上卦以坤下卦爲合聲故曰本乎合聲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三焉故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于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

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合聲仍月律之辰而易其始終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鍾也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之爻辰本乎合聲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蓋康成以十二爻分主十二月而京氏以兩爻合主一月故十二爻而有二十四爻之用也二家之爻辰既本月律與合聲矣月律合聲皆以大呂爲陰之首坤初何以顧首函鍾曰此乾坤九六之理也乾用九黃鍾長九寸故乾始焉坤用六函鍾長六寸故坤始焉坤之必始函鍾猶乾之必始黃鍾也以律呂相生

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此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違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從其所衝視之瞭如矣緯以坤爻爲右行二家何以有順有逆曰順者先右而後左逆者先左而後右左右無定名惟其所行而已予讀太師職文得二家爻辰之旨故具論之

堯典中星漏刻解

中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言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正中之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季長也鄭康成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十五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仲達據麻家之術益晝漏昏明五刻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於乎烏知鄭固未嘗妄乎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唯二分爲然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有南北而人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于是日永日短之中又有漏刻之不齊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平地近北則晝夜絕遠固其理也古麻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言漏刻即本此術以每日百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立算冬至晝之得八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四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度半之得一百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三度半九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于算外得星此四率比例法

暑矣唐世造大衍秝稷以爲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
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
直午正之東十二度未中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
十二度過中四序進退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
則其星之正中不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尙在
一月之中第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
以二至爲限固不容有先後于其間矣烏火虛昴言星者二言
宿者亦二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
中星也昴之未中猶有十二度強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矣卽
尾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析木之次謂之
大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
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者
大火之次也依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五十刻天行百八
十度半之得九十度夏至六十刻天行二百十六度半之得百八度各于算外得星其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于尾九度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有八日差一刻倍于南北正中之數故校馬氏所言五刻也不然康成之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而增減一刻矣豈不知馬氏漏刻之術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典何以舍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羲叔所宅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阯者也叔于南交致日中星以日爲宗因而攷驗焉堯典所記卽叔上之于朝者耳記南交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冀州之中星

喜何承天祖冲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鼎中則日當在五度又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子故不取大衍之說也（隋書張胄元）傅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案此數與後世盈縮術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距夏至前後八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鶉火六度張八度中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氐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之差而東也直一度耳我安知左氏所言者不即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何可非也馬氏據洛陽言之（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即古之四十刻）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

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衡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五十四刻衡岳五十六刻）今廣州爲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比例得之）南交又在廣州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于廣州我于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曰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衡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即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郎里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說是以虞

古之昏明刻今之曚影也古昏明五刻即今曚影十八度但今法時地不同曚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耳依今術求得堯時極南之地二分曚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曚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曚影五刻半日後百十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曚影率故文中不言

三江辯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陽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始不如康成之說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毘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

中皆與孟堅合唯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
謂江水自石城東出經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
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
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
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
繇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
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四瀆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
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
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云而咸淳毘陵志以荆溪爲中江唯北
江自從毘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

合爲一江也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言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邀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
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濟江以襲吳入其
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
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
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
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
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
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
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
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

家之是非判然矣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即此二江平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況二江上流內傳亦有可攷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洞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即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

間也許愼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歷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即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即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即二

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溪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溪也其地有伍牙山即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溪之所繇來矣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就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曰孟堅於瀹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

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衆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衆中焉耳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與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作三江辯

三江辯下

余既攷定禹貢三江以班固之說爲確不可易因思此說也孔穎達尚書正義已用之而蔡氏集傳之所用者則庾仲初之說即穎達所謂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

三江者也余放仲初所云東江者即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
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即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惟
舍北江不數而顧數婁江爲失之水經注亦言松江自湖東北
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則仲初所言尚未大謬而
不得爲禹貢之三江者禹貢道原于彭蠡仲初道原于震澤所
起不同故也夫道原于彭蠡者上流之三江也道原于震澤者
下流之三江也下流之三江係東吳一隅上流之三江係揚州
全域禹之道江漢以入海也爲一隅耶爲全域耶此易知也仲
初之意謂三江入海然後震澤底定若三江必悉由于震澤而
揚州之患亦無大于震澤之不定者則偵矣夫揚州之患不在
震澤而在江漢震澤偏處下流其爲患小江漢則遠自雍梁數

千里之外由荆入揚其滙爲彭蠡也適當揚之上流揚州之壞
所以盪爲洪波有陸沈之歎者由江漢不能朝宗反挾彭蠡之
水奔溢四出不可禁制故也豈止一震澤之未定也哉禹疏爲
北江道江漢之水使之安瀾入海上流鬱怒歊薄之勢祸其大
半矣又必道二江以入震澤者洪水方割之日江漢挾彭蠡東
行北江不能盡泄也而二江所行爲漢丹陽宛陵會稽諸郡之
地又多長山峻嶺飛流激湍數日霖潦衆水交赴若是者安歸
乎歸於震澤耳北江雖通不能泄而去之也禹釐爲二渠輸之
震澤復使分道入海上以泄北江不盡泄之江漢下以泄北江
不及泄之衆水有北江以枅一州有二江以安數郡如是而揚
州之患息矣夫使揚州之患僅在震澤則疏其下流可也然亦

必上流無江漢無江漢則雍梁之水何以泄江漢者所以泄雍梁之水三江者又所以泄江漢之水禹之疏三江不自上流而安自哉後世北江尚存而二江廢矣其廢之也以其爲東吳患雖然何患耶患在海口不通耳非以二江入震澤而爲患也今使北江之海口不通能不爲患乎則使二江之海口常通詎必其能爲患乎且二江不入震澤非特無利于東也適遺患于西何者以丹陽宛陵諸郡之水不能盡泄之北江也泄而溪澗迂迴不能旦夕去也是故微特北江不可無即二江亦不可廢後世之廢二江毋乃爲仲初所誤與夫以三江爲出自下流則上流可弃矣甚矣仲初之妄也不可以不辯

寄王西莊先生書

前往年謁先生於吳門得讀所著尚書後案喟然興歎後世談尚書不宗鄭氏則已宗鄭氏則先生闢古文之僞闡康成之微非先生是歸而誰歸與顧塘別有所疑者則自克殷以暨春秋之歷年也塘嘗攷之傳記見有數說康成據乾鑿度之文文王受命入甲寅元厥戊午部二十九歲故注尚書謂武王觀兵入伐午部四十季雒師謀之注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季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凡三百四十有八季也而三統厤世經謂積四百歲史記不言年數以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季表次之僅三百三十五歲汲郡紀季則三百二十八歲紀季僞書不足據史記莫可攷信若三統及易緯皆有厤數可求其是非不難按術推之而得也推之之術當以經文月日爲據經自武

王以迄康王五十六季之間所書月日頗詳塘不及遍推則推其四篇武成召誥顧命畢命是也四篇爲三統所已推皆見世經推此四篇卽其餘可知矣推易緯之積季卽用甲寅元麻推三統之積季則用丁巳元麻甲寅元殷麻也丁巳元周麻也以周麻推周年月日本於甄鸞且可以驗三統之謬否故用之也

武王克商周麻入戊午部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卯朔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四月己丑朔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也殷麻入戊午部僅四十二歲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與辛卯校一日耳而蔵無閏月則四月戊午朔庚戌已在後月中矣周公攝政七年周麻入戊午部六十歲大餘四十七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故召誥云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惟三月丙午朏也殷麻入部五十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甲戌朔朏乃丙子康成以作召誥在攝政五年而滅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爲攝政元年則五年入部亦五十五年故謂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蓋破經從麻也麻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得乙未以三月爲二月則丙午朏成王三十年周秝入丁酉部十四歲大餘四十四四月庚戌朔世經云十五日甲子哉生霸顧命以爲成王洮沫水之日也殷麻入丁酉部九歲大餘十四是年周麻閏餘十五閏在七月後殷麻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故殷麻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以止校一日者閏有先後使然康王十二季周麻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畢命云庚午朏此校一日殷麻入部二十一歲大餘三十四六月戊戌朔庚午爲後月之

內外傳之言而皆合則可信明矣其可疑者所引魯世家之文不合於史記也然安知非史記之外別自有魯世家乎抑史記本文如此而今之所傳已誤乎要之不從三統積季則月日俱乖故知其決非三百四十有八年也然則益殷厤入部之季以從周厤可乎曰日月合矣而季數益非蓋又減周家之五季也夫厤各有元元異則入部之季亦異甲寅在丁巳後五十七年故減周厤入部之五季又減春秋以前之五十二年而上則元起焉逢攝提格中則伐紂之季爲辛未下則魯隱之初在己未此學士信向以爲得正者也然以之推周初月日僅天正一朔爲稍近其季之閏否不問也其後數十季之月日不問也爲術如此尙得謂之可信矣乎是不若用三統積季猶爲得所依據

腊矣然則據經以攷二厤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季之誤也夫以殷厤推周初日月誰不謂然且伐紂之季適當辛未合於歲在鶉火之說益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而果眞殷厤平歲星有超辰則太歲隨而俱超謂之龍度天門是術也作於上古掌於周官太初用之三統用之東京人不知此理僅以六十季周命歲而緯候出於是時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爲據上推魯隱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季而得辛未遂指爲武王伐紂之季不知其年非辛未而辛未尙在其前五十二季也名雖不改而實數已非矣周厤以隱元爲己未伐紂之季爲己卯亦東京人之說而積季未減故月日無違三統則以隱元爲甲寅歷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

非偏據三統以周家歷季要不當有異說耳康成不能無疑于三統而手注易緯故卽據以注尚書蓋一家之學如此亦疑則傳疑之意也塘固深信康成者特推之以厤而不合故猶不能無疑焉先生於泰誓之序旣引康成之語注之復引三統所推歲星以爲證此著書之體宜然也然二者實不可合故舉塘所疑者以質諸先生

周初歲朔譜

文王二十祀

三統入孟統四百九十一算外積月六千七十二積日十七萬九千三百十一正月大餘三十一小餘三十三乙卯朔二月無大餘小餘七十六甲申朔鄭休解言維王二十三祀庚

子朔當爲二十祀二月庚子朔知甲申朔非按三統以文王四十二年爲孟統二會首卽加二十二算于入統年滿五百十三歲也其年天正月丁丑朔且冬至然此年旣不合則彼亦非文王之年矣失在以文王止四十六年又去武王之九年也移前十三年則月日悉合

易緯甲寅元僅去武王九年元餘四百五十五入巳卯部七十五歲後正月大餘五十三小餘九十三甲午朔二月大餘四十四小餘五百九十二癸亥朔亦不合此以文王受命入戊午部二十八歲後而誤也移前五十三算入巳卯部二十二歲後正月大餘五十二小餘三百六十辛未朔二月大餘二十一小餘八百六十七庚子朔此爲甲寅元本數

周歷元餘四百五十九入戊午部三歲後正月大餘十二小餘六百三庚午朔二月大餘四十二小餘一百六十二庚子朔適合移前十三歲故也其後三十年爲武王元年

文王受命年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算外超辰九百八十六併之六十去之餘四十二從丙子起得太歲戊午不用超辰從庚戌起六十去之餘十六得太歲丙寅爲文王之三十七年實五十年也明年爲文王受命元年實是武王元年

易緯甲寅元餘四百八十四從甲寅起餘四年亦值戊午以部法去之得六部部餘二十八算故曰入戊午部二十九歲按易緯用三統曰法又用殷厤上元見三統歲在戊午遂謂殷厤必同不知一用超辰一自不用卽歲名必不能合當從庚戌元而値戊午歲者方合也何者凡庚戌甲寅丁巳等元皆定于東漢時其前不然也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二十四入己卯部四十四歲後未至戊午部

周厤丁巳元餘四百八十一入戊午部二十五歲後歲在戊午首尾九歲歲在丙寅爲文王末年故無超篇曰享國五十年也三統易緯皆以受命在戊午年名與周厤無異不知三統當移前八年易緯當移前六十年二家皆以己未改元故三統差九年易緯差六十一年卽以武王嗣位元年爲文王受命元年也三統之己未歲星在鶉火甲寅丁巳元則否至丁卯年始在鶉火其實己未丁卯只是一年因有超辰與

否故歲名異耳

武王元年

三統易緯皆承文王己未改元無武王元年

周厤元餘五百二十九戊午部三十四歲後即是三統受命元年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入己卯部五十三歲後

武王十三年克殷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入孟統五百二十一歲後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辛卯朔二日壬辰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三日癸巳武成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二月庚申朔四日癸亥外傳王以二月癸亥夜

漏五日甲子武成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問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三日辛亥二十七日乙卯武成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合

周厤元餘五百二八戊午部四十六歲後閏餘十八大餘三十三小餘四百九十四閏朔俱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四百九十七入戊午部四十一歲後閏餘二無閏月正月大餘三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庚寅朔二月己未朔三月己丑朔四月戊午朔五月戊子朔校一月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四十五入己卯部六十五歲後亦閏餘十

八閏二月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朔後周厤一日
自文王受命至此凡二十一歲劉歆以武王承文王之年故
去九歲然誤在文王受命年非誤在武王克殷年也易緯稽
三統超辰歲名移受命于六十歲後加改元一歲而去武王
九歲少周家蓍紀五十二歲鄭康成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
惠公三百六十歲今據三統周厤推之距此年已四百歲矣
又加六十七歲得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卽周厤壬子部
之五十七歲後也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則壬子朔旦冬
至

周公攝政五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二歲後乃一會一章歲也故曰正月

丁巳朔旦冬至周厤適滿一會歲入戊午部五十七歲後殷
厤戊午部首劉歆謂殷厤以爲二日戊午者也易緯言文王
受命入甲寅元二十九歲據此可證其謬

周公攝政七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
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
正月乙巳朔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
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月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
三月丙午朏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
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
明年己巳朔

周厤入戊午部五十九歲後大餘四十七閏朔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
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
二月三月當云一月二月但居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爲五
年并非易緯說矣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
二月丁巳朔閏月而戊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
十二日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
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
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厤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通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凡享國三十七年三
統不數攝政年故成王有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
年止二十八年也

成王八年

周厤入戊午部六十歲後正月大餘十一己巳朔五月戊辰
朔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二十日也三統
同依易緯入甲寅元戊午部五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五
月丁酉朔依康成又後二年正月大餘五十九五月乙卯朔
皆無丁亥

成王三十七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
周厤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統同甲子

皆非望日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頮水卽此日劉歆以爲在望案此宜加周厤五十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望此卽四分元餘

康王十二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七十六歲後六月己巳朔周厤積年五百五十七入丁酉部二十五歲後六月朔同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則六月當戊辰朔加周厤五十七歲入丙子部六歲後正月辛丑朔六月戊辰朔也

右校正劉子駿鄭康成之誤一以經文日日爲據攷定紀年

武王卽位改元

言武王事多異說謂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者呂不韋也謂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十年而崩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于盟津還師歸居二年徧告諸侯東伐紂者司馬遷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者劉歆也自歆以前莫言武王卽位不改元至歆始言之然歆于克殷之年援引傳記推驗厤術甚覆而詳今依三統歲術推之知在辛未上泝文王則戊午受命己未改元也易緯乾鑿度以三統通甲寅元謂文王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歲則改元克殷無一不與三統合後儒據以釋經遂爲定說是武王洵不改元矣獨不思三統丙子元

用超辰法故克殷在辛未使歲不超辰固庚戌元也豈不在己卯乎甲寅元不用超辰曷爲而在辛未也夫歲自有超辰則克殷宜在辛未特甲寅元不當傅合三統歲名是入戊午部者非矣按甲寅元即劉歆所云殷厤以太甲元年爲甲子府首終六府首當周公攝政五年者然則克殷後十二年始入戊午部安得以己卯部之文王受命年當之此非甲寅元之誤而用甲寅元者之誤也然歆謂受命至克殷十三年者亦誤歆以文王四十二年爲孟統二會首後八年而伐紂則文王享國止四十六年何以無逸經言五十年也歆欲使改元克殷歲星同在鶉火以應外傳有周分野之文故滅文武之年以合之然正有不待滅而自合者在知改元之即武王而已然則文王四十二年本受命之歲武王五年乃孟統二會首耳夫歆所以誤者由止推克殷年月日而不推文王時也文王時之所以不推者泥詩人舊說以受命改元爲文王盛節傳記雖有日月而棄之不顧也豈知改元不爲盛節而受命不必改元傳記之文宜有得其實者棄而不考曷由知其歲數哉予所據傳記則逸周書是是固漢世祕府所傳不待晉初始出者也厤則不暇用三統用周正以成湯伐桀後百二十七歲爲甲子府首者氣朔與三統合故用之不用甲寅元者少丁巳元三章歲氣朔後一日故也逸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益道揚末命也史以大事紀年猶大匡解之維周王宅程三年金縢之既克商二年云爾豈改元之謂乎桑

武解曰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曰維王一祀則武王改元之明文矣武王以己卯克殷入丁巳元戊午部四十七歲于三統爲辛未月日與劉歆所推同其前二十一歲爲文王受命年入戊午部二十六歲歲在戊午于三統爲庚戌其月日鄧休解言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諸侯咸格于周者文王二十年殷正月朔朝周也入戊午部四歲周正月大餘十二殷正月大餘四十二文有譌漏故云二十三祀小開解言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者是年周正月四日也入戊午部十九歲大餘十五追書用周正實典解言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者武王三年七月朔也入戊午部三十七歲正月大餘一七月大餘五十八月誤也三者之中誤其二皆據厥以正焉弗正其誤先後求之一不可得矣然則猶必正之而後得耶曷不從劉歆與易緯曰從劉歆得克殷年餘則否從易緯并失克殷年何也歆以武王之年爲文王之年緯更以成王之年爲文王之年也然則豈徒月日之不合已哉鄭康成言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從易緯也實則自武王元年數之已四百一十二歲矣若然則文王受命不改元武王卽位則改元信矣顧說經家皆言武王卽位時已八十二歲至十三年而克殷則禮記言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者非耶曰如記言文王生武王何其少武王生成王何其老武王曰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克殷時語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豈八十八歲乎明者可以悟矣

周公攝政稱王考

周書大誥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王肅曰稱成王命故稱王二者孰是曰康成說是也大誥作于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侯故權代之也然則安知非即成王曰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征之必爲周公知之且夫康誥之篇既言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矣顧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是豈成王之言耶或謂篇首之文乃洛誥錯簡則洛誥以誥成王名非所謂洪大誥治也即謂康叔以武王時封寡兄武王之自稱殊不思衛本殷故都武庚未誅尙爲三監地何緣預授之康叔祝鮀言命以康叔謂非即此康誥耶作洛時諸侯畢至因封康叔而總誥諸侯焉鴻之訓代見於爾雅洪與鴻一

耳康成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此大誥治之所以爲洪也然則兄弟之義明矣即孟侯小子之義亦無不明何者叔爲牧伯則孟之誥稱文王則小子之曷爲不稱武王以方伯命叔豈以天子哉然而公之攝政恆也攝王非恆也出政之謂攝政稱王之謂攝王王者有大事則攝平時固攝政之冢宰也特以子親成王焉大事攝王故會明堂則天子負斧依南嚮子親成王故致政之言曰朕復子明辟其作洛之年猶攝王也命大事則稱王康誥酒誥梓材之王若曰是已將致政則稱周公召誥之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誥之周公拜手稽首是已多士多方皆致政明年在洛之誥也王則皆成王也多士王在洛故云王若曰多方王歸鎬公在洛則云周公曰王若曰成王即政始稱王周

公致政始稱公命大事然也其前則父子而已矣成王所以能承師保傅之諭教而爲天下令辟者此也凡公攝政七年稱王者三而已皆係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三者皆殷遺稱王亦殷法也殷弟繼兄則遂爲王公假以靖殷遺之變殷遺靖天下莫敢動矣故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不然史豈謬以誇詞談也哉然則攝必稱王耶非也舜禹不稱帝堯舜在也伊尹共和不稱王臣攝君也魯隱宋穆則稱公兄攝弟也周公之于成王以父子始以君臣終爲父子則有時而稱王爲君臣并不復攝矣此公于攝位中處其變而獨得其正也卽康成之所謂權也若然新莽之篡漢公啟之矣曰豈獨周公直堯舜啟之世不能以莽罪堯舜獨罪周公哉周公攝政亦改元乎曰所改者成王之年也逸周書成開解曰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蘖競時遘播以務蓋憂武庚之將畔也不言周公元年以攝政紀年始自劉歆特便于莽之篡耳後儒顧用之與謂文王受命改元何異予考攝政時事頗不似康成說成王元年葬武王二年公東征五年弭殷亂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七年營洛邑封康叔及伸旂父而致政見于尚書及逸書作雒明堂解者如此康成有成王服喪周公居東各二年始爲居攝元年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蓋康成泥易緯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戊午部二十九歲以武王承文王之年又以武王克殷後止有四年遂校二歲于是居攝之前以服喪二年足之却益居東二年則于彼法當爲

周禮王畿千里以郊甸鄙縣都五者爲節而田制軍賦出焉稅以夫計車以乘計可以考知其數者里也而田或三分而去一或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民或一家受二夫之田或六家受十三夫之田賦或家出一人或十家出一人皆隨地之遠近內外而殊康成言之詳矣而後人之所疑者有二治溝洫之夫稅鄉遂當與都鄙同去也都鄙出車不得不與鄉遂變通也二者皆康成之所未言愚請得敷而釋之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井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都鄙之制也是故成中有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旁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故一里爲治洫

居攝七年者不得不目爲五年矣其年八戊午部五十五歲與召誥月日校一月故曰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八戊午部三歲僅校一日乃八丁巳元戊午之六十歲而月日俱無不合其間亦無服喪居東之年也惟當以文王受命九年後爲武王元年克殷七年後爲成王元年而已然後漢以緯爲內學康成自不得不以之釋經其代王命大事之訓則得之于經而堅不可易者也若王肅見先漢有假皇帝之禍而去周公之稱王豈知公本以行權也乎夫權非聖人不能行非聖人而行之實犯天下之不韙吾知翟義劉伯升之兵必先管叔武庚而起矣

周禮田制軍賦論

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故十里爲治澮之夫溝洫之地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爲成則無甸是故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洫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溝洫之夫哉然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以是爲均而已矣遂之稅與都鄙同而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故稅雖重而不困蓋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餘乎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六遂十二同百八萬夫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去三十萬夫餘七十八萬夫受田有三十六萬家依六鄉受田多六萬夫當爲不出稅之夫夫有其夫而鄙之然後去其稅既無甘六夫則何稅之去乎論者以康成明言都鄙出田稅之夫而於鄉遂不言因謂其間治溝洫之夫出稅與否尙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定受田十二萬家卽出田稅之家也則六遂受田三十六萬家亦卽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鄉之六萬夫耳然固三十六萬家之所受也六家受之田故知六萬夫卽三十六萬家之所受是無不出稅之家矣然則鄉遂不言出田稅而都鄙言之何歟曰都鄙言之者稅止于甸也鄉遂不言者稅不用甸法也稅止于甸而田不止于甸不言出田稅之家則受田者皆出稅矣故特言之明其與鄉遂異也此康成之微意歟鄉遂都鄙之田制旣異則其軍賦亦異故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大抵鄉遂出二千乘都鄙出八千乘是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

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此又不然治洫治澮之夫聞其
不出稅未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
曰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
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
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卽班固所謂一同
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居邑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者也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一同除三千
六百井卽旁加之十里也則一成亦除旁加之一里而同惟百甸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出車二千乘其餘歸之九等及公邑依刑法志僅出千六百乘此則不合于周官蓋箋所云者侯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特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稍甸縣都所去不及三分之一則以

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計其受田之家仍得三分而以其所餘者之一通以一家受二夫之田不離三分去一也而以其所餘爲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都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其八千四百乘之數三分取一卽三分去二十八同上地家百畝凡二百五十二萬家以十家出一人一乘三十人率之正得八千四百乘　然則成出一乘者以下地爲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地可矣下地三成九百家出三乘中地二成九百家出三乘都鄙所出止八百家出三乘上地一成九百家出三乘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置二百五十二萬家如八千而一得是數以除稍縣都受田家數尙有盈虧以分三截是故稍二十同百八十萬夫受田故也自相補除卽無不合

六十萬家出千九百五乘縣二十八同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十六同三百二十四

萬夫受田百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十八分之十三率縣去七十萬夫都去九十萬夫而得受田之家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即可以得其所出之乘八十之四即二十之一置常率同出百以今率率之則稍去九十五乘縣去一乘以轉減常率應出之乘即得也如是而都鄙之人固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鄉遂之所餘出賦乎曰鄉所餘多商賈芻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烏得而出賦餘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六遂公邑之田六十一萬七千家所受餘夫四之一則有百一十四萬家矣故知不足盡受其田則尚當有商賈芻牧之人載師特言其畧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經郊有賈四夫取都鄙三百家出一乘之通率非謂鄉遂獨有此等人也然都鄙亦當特少以其在野故耳但以通率率之而從而變通焉通計王畿千里受田三百萬家出車萬乘故以三百家出一乘爲通率鄉遂俱家出一人是爲

通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都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田制軍賦以明二者之疑以釋左疑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七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八

學海堂

嘉定錢進士塘著

溉亭述古錄

三代田制解

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于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始于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

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爲步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攻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

爲方曰畎之水注于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于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耶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無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

釋踚

周禮槀氏爲量深尺內方尺其實一踚康成曰踚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注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必千寸而爲六斗四升者算術立方四其積六十四立方十其積千量之謹也必于寸故以千爲寸數卽尺爲踚體也剖爲升也必成方故以六十四爲升數卽四爲剖法也以升數除寸數而得升法亦升法乘升數而得寸數升之爲方則四分踚之一矣四分踚之一卽六十四分踚之一也以六十四除千寸得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爲一升方邊一尺四剖之爲十六方者四層量之度極于尺寸之數極于千方尺積千寸故其銘曰允臻其極器以四而方方以四而正置升而三四之爲踚故其銘曰以觀四國臻其極爲執中觀四國爲大觀制器而宰世之道備矣故其銘曰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踚之爲豆則深一寸而方八寸方自乘爲豆法也四乘升法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平方開之命爲八寸少一寸五分經言一寸注訓深故知方八寸其耳爲升則

方三寸而深寸有八分方自乘以乘深而爲升法也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方自乘爲九以除之命爲寸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經言三寸鄭無注今以爲方者與豆言深相備也方三寸故知深寸八分五度自分始量之度深也至分而止分于分忖于寸蔑于尺舖法備矣其積則引也千尺即一引依此論之升有分豆有寸區成丈舖成引而尺無不在焉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升之言登故三四之而登于釜釜爲嘉量之既成故十之而爲鍾齊量即周量也周以舖爲量之大中上之可以爲鍾下之可以得區故掌于槀氏齊量有四而周量不止于四其餘則四之而已矣十之而已矣是故升十之爲斗斗十之爲甬斗再四之爲籔甬再四之爲秉區十之亦爲籔籔十之亦爲秉而籔四之爲鍾秉四之且爲十鍾鍾乃大矣故量之名至鍾而止極其數則曰萬鍾也漢斛制如周舖而積多于甬周舖漢斛皆內方尺而圜其外晉志古斛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推周舖得之甬即斛劉徽謂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蓋冪爲斗而深爲斛耳以百分斛之一爲升則舖當盈三十六寸十分八如升法而一則二升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半其升法亦半其餘數故爲八十一分之二十二然而半之者有故焉漢量起于律故名律嘉量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容一龠合龠爲合則倍其龠法立方十爲一則以十之一爲合而以十爲升由合以上皆倍數也以半升法爲升法所以見律之本數耳夫漢以律爲斛而周以度爲舖故比例之而其數不同雖然周何嘗不本于律乎周之升漢之升也至爲舖而通之於度故不必取盈焉通之自豆始然而未顯區其從豆而與舖

分者也依經升方三寸深寸八分得十六寸二分爲升法與漢制同四乘升法則豆當有六十四寸八分依經豆深一寸方八寸止有六十四寸故知通自豆始經不言區四乘六十四寸得二百五十六寸依命升豆法命之當言四寸故知從豆四除鬴法區唯有二百五十寸是與鬴分區從豆故槀氏量無區升依律故有升豆始通故有豆升必從鬴則有鬴可以無升豆必從升則有升可以無豆有升有豆而通律合度之漸見矣律爲度量母而量積多則易盈度至尺則難欺以難欺易盈故于鬴而通焉周鬴重一鈞漢斛重二鈞何以同中黃鍾之宮曰金多者質厚而聲清金少者質薄而聲濁厚薄同而大小異者清濁乖大小宜而厚薄稱者清濁叶也

春秋論

春秋經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喜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公羊曰譏喪娶也何休謂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二家之說不同張寘之以爲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麻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注曰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然則左氏之言得其實矣雖然國君喪終不圖婚則已圖婚則無不可謂之禮者是左氏之義尚後也公羊明三年之內不圖婚其義較長于左氏而事不得其實則亦無當於聖人之書之意聖人之書此也自有其故且其類有五皆可攷其終始而知之也經於桓公書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

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於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五者皆齊女也夫聖人豈有所懲于齊而書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曷爲以公薨于齊書彭生之乘公也由于文姜兄妹之亂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讙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于其疎于其親慮禍思不于其顯于其微使

桓公知此必不爲濼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弒書曷爲以子般閔公之弒書黨氏之賊武闈之賊其仲也即哀姜也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非納幣也猶觀社之尸女也其逆女非逆女也是先配而後祖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于姜而翔覩幣之禮姜益肆矣公薨姜何所不爲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曷爲以殺嫡立庶書出姜齊大夫之女也非齊侯之女也納幣以夫人禮聘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視其妻不若妾聘之者襄仲逆之者非襄仲仲固熟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曷爲以不靖國

家書穆姜卽哀姜也其不至有共仲之禍者申宮儆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執我季孫行父矣非聲伯有言魯能一日寧處哉方姜之怒公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此尙能測姜之所爲乎徒聞其語而已足危矣是四女者皆非良婦人也故聖人痛其禍而書之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曷爲以季氏專魯書成之娶也晚定姒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爲定姒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而成于武文卒于襄之五年武之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國君十五而生子晉悼之言殆有鑒而發與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攷其末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五者之中書納幣者二一譏莊公自行一見始之猶貴聘云耳書貴聘所以見後之賤逆也豈爲其禮與喪娶也哉然則文之納幣二傳所言何以不同若是曰以所見經文各異故也左氏所見者僖公薨于十一月之經公羊則已誤爲十二月矣今左氏之經亦爲十二月始非其本然也要之二傳所釋均足爲後世法則雖不合於聖人之旨而猶不失爲儒者之言矣

魯禮禘祫攷

禘有二而祫有三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有二祫何以有三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烝之祫故有三

實唯四而已矣古者一歲四祭祫禘嘗烝祫于三時唯春獨否周以禘爲大祭而分爲二故祫禘爲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即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時稱之而已魯承周賜有祫祭無祫名而禘亦有祫有特故後儒言魯禮者多異說然可攷而正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固爲禘大嘗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著祫嘗是大祫即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禘即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唯所命之凡言魯有禘有祫者依二傳有禘無祫者從左氏我以爲二傳之言存古也左氏所書尊王也周不名祫故左氏不言此國史之職也文之大事猶閔之吉禘服終無常故禘唯所遇實豈有異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此二祭之謂矣大嘗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則五歲而一行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然而公羊于大嘗言之何歟文以大嘗爲吉祭公羊因言再殷之期以再殷在吉祭後也公羊存古祫之名明周殷之制何其要而不煩與說者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言也合于緯不合于經嗚呼是烏知特禘之非大禘乎是烏知大禘之即大祫乎祫者合祭也大禘而不合于大廟何以異于特禘大禘而果無異于特禘何以經書禘于太廟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是即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歲再殷即五歲再禘此則經之所有耳是故我

因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以八名者皆祫禘之歲也我因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特禘之歲以五名卽以十名者可知矣祫禘之歲以八名卽以三名者可知矣特禘爲祫禘祫禘爲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不易之道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毛氏之傳詩曰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之說也以春秋質之禘皆以夏與禴秋祫則不嘗此夏禘秋祫之說也以春秋質之禘皆以夏與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于大廟所謂大禘之祫也宣之八年是已昭十五年非此也然則春特而夏祫僖以七月何歟日未至也宣以日未至而祫則僖亦然耳昭十五年以春其二十五年宜何時曰殆亦春耳禘後數月而始爲九月烏得非春定以十月奈何曰定之六年兼祫特于祫爲過其月于特

爲不當歲此陽貨之爲也然則大事于大廟與吉禘于莊公何以同禘于莊公與禘于武宮禘于襄公何以異曰大事吉禘遷廟之祭也遷廟未有不合食于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是以同禘于莊公吉禘也禘武與襄非吉禘也非吉禘而于其宮廟非特禘而何故爲異定八年何以知兼特祫先言先公而後言僖公順祀不日而禘有日豈一事乎何以不書禘僖舉重則書從祀而已董生曰春秋無達例誠哉是言也魯禮三年喪畢祫禘于大廟至五年特禘羣廟自爾之後一祫一特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于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禘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祫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是故左氏之說通于二傳通于外傳通于周禮通于戴氏之禮而禘祫之說以明

數以十成故黃鍾之管內積八百一十分緯家言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卽其義也置黃鍾之中積如其長則分有九分是之謂幎律幎冪圜圜有徑不可以術知也則切以方方亦有幎圜田術圜三方四非實測也實測宜從密率密率方四則圜三一四有奇故圜十萬則方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四黃鍾外切之方冪爲十一分四釐六毫弱開之得徑則三分三釐八毫強也有徑則有周圜田術方四圜三故徑一周三密率方四圜三一四有奇則徑一亦周三一四有奇徑百一十三者周三百五十五黃鍾內圜之周十分六釐三毫強此周徑之定法也漢志不言周徑然其周徑必如是何者八百一十分之中積不可增減則九分之圜幎亦不得而增減也曰徑三分周九分者漢末陋儒

夏殷 周 元年

春秝 特祫 二年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

夏祫 大祫 三年

秋祫 大嘗 四年

冬祫 大烝 五年 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

既考諸經傳爲是說復作小表以明立說之本上顯三代相因之制下以十年爲例推之數十年可知

六年

七年

八年 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 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

九年

十年

律呂論一

律呂昜由生乎生于黍卽秬字說文作𥝱黍也黍皆種以大暑屬長夏中央土黍可釀爲鬯酒而兼爲矩盖至中正之品也累黍成度用度制律黃鍾之長九寸卽九十黍之廣九者天數因而九之

之語漢志無是說也夫徑三分而積八百一十分則九分爲方冪而律豈方體耶固勿問其周之必爲九分與否矣且漢非徒制律也兼制斛漢斛內方尺而圜其外即周徑之率也漢能制斛而顧不能制律歟必不然矣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與累尺度律漢志皆言用中者顏監謂之不大不小果何等黍耶曰勿問黍先問能容與否耳宋胡瑗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爲丁度所譏瑗不能解然實黍體使然度與瑗俱不悟耳黍有廣長廣必不如長又有厚薄厚必薄于廣以廣爲分長過之厚殺之則似能容然如管中之有隙處何管中之積分密比之分也黍居之而隙生焉三四黍共一隙千二百黍居管中其爲隙也多矣八百十分之所容數必過于其積黍圜使然也容不能盈千二百黍又與累尺無異之故也且夫期於容千二百黍者豈不以十二爲天之大數乎然則惟其千二百黍而已矣追問其爲累尺之黍否哉若必累尺之黍則古今未有能容者近世未載堉制律黃鍾長一尺而積九百八十二分尚不能容累尺之大黍易以中黍始能容況止長九寸而積八百十分乎范鎮之論律曰瑗未嘗得眞黍能容者必一稃二米之黍夫漢世所用誠不知二米一米否然漢志固明言秬黍秬一稃二米則秬自一米豈二米也秬多而秔少漢以秔爲瑞物特貴之經師多主其說於是秔遂爲秬此鎮所據也然詩言惟秬惟秔秔猶曰惟釐惟芑釐非即芑則秬非即秔欲制律而舍經傳之明文徇後儒之曲說豈可謂卓然不惑者歟近世秔未嘗絕視

秬差小而長夫小則累尺益短長則侵地益多恐愈不能容矣朱載堉言潞州人謂之鴛鴦黍亦旧黑格楞黍多徒長間有圓者　是故漢志皆曰中黍者意累尺用中等實籥則取中用乎毋庸過泥之可耳或曰實管必千二百黍者所以驗其八百十分否也非是惡由知其弗誤歟曰所容既非累尺之黍雖盈千二百遂可以爲八百十分耶且八百十分而取驗于累尺之千二百黍又何故耶以千二百黍除百七十五龔爲一黍即九百龔之四分三也就陽奇陰偶推之則六七五爲陽而九爲陰然九實陽也殊爲舛驗　勿乃別爲權量之本而非以驗律也若夫驗律則有法焉制籥方九分深一寸以其所容內之管中而適盈焉斯眞八百十分矣雖非千二百黍可也以之嘉量而五量成以之謹權衡而五權立何必計其大小多寡也哉

律呂論二

黃鍾之律既成遂無古今之異乎曰惡能勿異異乎尺度之不同也隋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此尺本之劉歆銅斛尺及建武銅尺又謂之周尺於十五尺中爲最短其最長者有元魏諸尺開皇時以此諸尺攷律能容千二百黍者惟蔡邕銅籥尺錢樂之渾天儀尺而已然渾天儀尺短於銅籥尺幾盈晉前尺之一寸　隋志銅籥尺實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氂渾天儀尺實長晉前尺一尺六分四氂　何以能容無異若短者適盈其長者必過之然則邕籥之容千二百黍特據籥銘之自言而非得之實驗乎所可疑者晉前尺本於古尺制律實黍容受宜符而止容八百八黍豈尺過短耶曰不然三分爲徑誤之也夫黃鍾之能容千二百黍者以積八百十分之

故積八百十分則徑不止三分若徑三分則積止六百三十六分強而已密術徑三分其方九分其圓七分零七氂八十六毫強長九寸乘之止積六百三十六分強也況所容者未知爲何等黍而責其必盈哉然是隋時驗律時則然非苟晷制律時已然也何以明之晷校驗古尺申書有姑洗小呂玉律武庫有銅斛又與劉徽同時密術方圜周徑之率首倡於徽晷制律之周徑不攷於律即攷於斛否則尚可以算得之何至頓減其積哉積頓減必尺頓長邕之籥是也邕亦以六百三十六分爲籥積而尺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氂則邕尺之一分即晷尺之一分五六氂間也何者課中積必兩尺各再自乘以乘之然後差數無誤晉前尺再自乘得百萬分銅籥尺再自乘得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分三百一十二氂然則邕籥實積晉前尺九百八十七分半強也邕以漢志不言周徑特倡徑三分周九分之說度其制籥必先以千二百分實管中進退求合然後定尺益即宋之房庶也本是律家變法且必不可用黍尺用黍尺則自有正法矣隋人不審尺之短長法之正變一依邕說制管不知邕法止宜于邕尺可施之于他尺耶唐人用後周鐵尺爲大黍尺王朴復用中黍與晉前尺相近宋尺屢變莫長于李照之用三司布帛尺然皆三分爲徑一周用蔡邕之說唯胡瑗首知律圜幎爲九方分而累尺用大黍亦與鐵尺相近蓋累尺之用大黍自後周始制律之從正法自胡瑗始也鐵尺與宋氏尺錢樂之尺同長晉前尺一尺六分四氂其前杜夔尺已長于晉前尺四分五氂似大黍累尺不始後周但牛宏論鐵尺始言用大黍故以爲據胡瑗制律用十二開方得徑徑一周三得周尚不合于密術此節取其長近世朱載堉目漢錢尺爲秬黍尺律尺爲秬黍尺營造尺爲秬

黍從尺得于手驗而今之營造尺即明之營造尺今世所傳建初六年慮虎銅尺即漢錢尺又予之所手驗者也載堉律尺得營造之八寸一分今之營造尺微有短長長者慮虎尺得七寸四分短者七寸五分以短者之八寸一分爲律尺則慮虎尺之百八分即百分也得此二尺即古今之律其在矣

聖祖仁皇帝累尺定律秬黍橫累百分即從累之八十一分以橫者爲律尺從者爲營造尺慮虎尺較之即七寸五分也制管一準密術合乎漢志所傳正法夫漢志所傳豈緊劉歆之言殆伶倫后夔之舊術而三代以爲樂經者歟

律呂論三

古今尺度不同則律必有短長而聲亦有高下果孰是孰非耶曰皆是也一朝有一朝之黍尺即自成一朝之律呂不必同也漢晉皆中黍尺劉宋始用大黍漢志明言中黍不言大黍豈可謂中者非耶即中黍律高大黍律下高近悲激下則和平豈可謂下者非耶唯用黍尺則制律必依正法周黍尺而不依正法所謂隋人之覆轍矣且古尺之短于今者有故焉古制律非徒施於聲樂也度量權衡莫不本于是焉黃鍾一龠之所容量之本也黃鍾一龠所容之重權之本也黃鍾之積八百十分又準諸度而不容損益者也是八百十分者分皆立體即其尺之再自乘以成一算者也尺益一分止百分之一耳而再自乘之復八百十之所益者豈特百分之一哉依此律而爲權量衡則二千律也鈞則三千八百四十律也是止十斗百二十斤已耳而固

已如是上以取乎下下以應乎上所係豈不秬甚哉是故寧使其聲之稍抗而毋取權量之逾制此古人之微意也隋唐以後度量權衡別自爲法而特制一尺以爲造律之用不惟其聲之和而矣取焉若就聲覈之則與其高也毋寧下是故漢律高蔡邕制銀錯題銅籥以抑之晉以後之律高萬寶常作水尺律以抑之夫二子者世所號爲知音之首也其抑而下之豈不以樂聲雅淡君子聽之可以平心也哉故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夫鼓以節曲而管則成曲者也至平惟磬管依乎磬平之甚矣斯聖王之樂也今之律非卽邕之籥與寶常之律而聲則似之何者以漢尺推其中積而數不甚遠也（邕籥積漢尺之九百八十七分寶常律積漢尺之一千六十餘分今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餘分皆以三尺再自乘以乘積得之今律積用八百十分其二律用六百三十六分各就其周徑立算若漢律之于今律則黃鍾倍爲姑洗而已矣試以古今二尺各制八百十分之籥漢至五倍今則四倍其容受必等夫四倍之黃鍾非卽五倍之姑洗乎雖有盈歉所較無多矣然則今律之黃鍾卽漢律之倍夷則也八倍之夷則與五倍之黃鍾其所較亦無多耳（四倍黃鍾三千二百四十分五倍黃鍾四千五十分八倍夷則四千分五倍姑洗三千二百分）之短律八之而十二律之宮角俱得矣曰今律與漢律若是別乎曰其聲異其法同漢晉而後律法失傳至聖朝而復古而聲又下于漢律制作之善何以加焉

律呂論四

今律制法與古無異而用法特殊古以律呂倍半相應故十二

律外別無異名亦無異聲立宮定調則變宮適周十二位而一
均七律宮爲均主其商角變徵同類爲從聲徵羽變宮異類爲
變聲蓋取宮所生之六律爲均而下上相生陰陽兼備故均有
三從三變也如黃鍾爲宮則太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俱陽律
陰呂爲宮反是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俱陰呂爲變聲
說見沈括筆談至變徵所生則與前宮相次而又爲宮矣如蕤賓生
大呂與黃鍾相次不入
黃鍾之均而又自爲宮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也今以律
呂倍半不相應則十二律外雖無異名實有異聲立宮定調則
變宮越在十三辰而一均七律陽則皆陽陰則皆陰蓋取宮聲
以往聲隔一位備七成均而不泥于宮之所生也如黃鍾半律
無異名有異聲黃鍾爲宮則半黃鍾爲變宮在第十三位黃鍾
宮太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夷則徵亡射羽半黃鍾變宮爲陽
均七律大呂宮夾鍾商中呂角林鍾變徵南呂徵應鍾羽半大
呂變宮爲陰均七律陰陽相間陽均無陰呂陰均無陽
二律

律故二聲之間必隔一位而均中七律不取相生也至律呂相配則清濁合爲一聲而七聲既周無復它聲矣如黃鍾爲濁宮大呂爲清宮大族爲濁商夾鍾爲清商以至半黃鍾爲濁變宮半大呂爲清變宮則七音已周矣是則謂之隔八相生而非三分損益也如黃鍾均七律一周至第八者爲半大族與黃鍾應是隔八相生非謂黃鍾下生第八位之林鍾如舊說云云也三分損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今亦用之但不謂之隔八相生故古惟十二律今則有十四律然而實豈有十四也哉二律之不同聲者即其半律耳半律近廢則易以倍倍律退二辰而始與半律應故十二律而有十四律之用也如半黃鍾不應正黃鍾故爲變宮變宮不用半律用倍律退二辰得倍七射爲變宮又半大呂不應正大呂故爲變宮亦不用半律而用倍律退二辰得倍應鍾爲變宮六律六呂之前有倍律倍呂各一凡十四律呂也聲以七而周器以八而備古用四清聲者今易以四倍律則七音之外覆一音而調起于下羽焉鍾磬十六成編與古同但古倍半相應故用黃大族夾四清聲而止爲七

聲今倍半不相應則用夷南射應四倍律而遂有八聲也夷南射應四倍律即射應兩正律黃大兩半律以其聲相應也兩半律不用所用正倍十六一律一呂其爲一聲凡八聲七音之外一音重出以七音成均變宮用倍律其前更有倍律則下羽也調遂由之起如黃鍾宮以倍呂宮以倍應鍾爲變宮則倍南呂爲下羽無下徵倍律故無下徵調法也下羽起調不爲宮宮聲立宮不起調月轉一宮故下羽無四正律宮聲無四倍律也下羽起調不用正羽應鍾之月以倍羽夷則以後四正律未嘗爲下羽應鍾爲下羽若是者有故焉律之爲物也也至其四倍律自不當爲宮聲

半其長則下一聲倍其長則高一聲故宮之半律不應宮而商之半律應之半律不用則應宮之半律者羽之倍律也羽之倍律不爲羽則爲變宮而已矣半其長即半其積半其積不能應則倍其積亦不能應能應者必八其積也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四與半之者體徑不能倍則不相應矣是故聲者積與體徑之所爲也非徒積之謂也右惟徒積而已是以謂之應焉耳于何徵之徵諸字譜字譜之作其來久矣楚詞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是字譜也字譜之用莫要于笛今笛六孔最高孔最下孔之半也而譜不應應最高孔者翕聲也翕聲宮則最下孔商而最高孔爲半宮半宮非即半律故曰半其長下一聲倍其長高一聲也如翕聲合字爲宮則最下四字爲商其最高孔六字爲半宮却止四字之半體非半翕聲之長也此民間笛法大樂笛則翕聲五字最高乙字字譜七納于六孔則翕聲爲覆譜用翕聲即用最高孔矣大樂笛六孔從下而上納乙上尺工凡六五七字則五字也翕聲在最下孔之下上爲附孔必最高孔與第三孔同發最高孔獨吹聲仍爲四字笛下羽起于翕聲則第二孔上字爲宮是建申月調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月之下亦爲五字從下四字數至第八第四第五第六第三同發及第一四孔一字皆兼律呂故工爲第一字凡六五四字借用黃鍾大呂凡爲大簇夾鍾至凡尺則爲半黃鍾半大呂用倍律則爲倍士射倍應鍾也古笛五孔而宮居最

高其上乃有後出則商也宮商居上則餘者皆下故翕聲爲下角荀勗笛用角體其修長者四之短者八之麩賓林鍾之角最短亡射應鍾故八之也其實長者八之短者十六之麩賓以後之宮皆短故十六之也八之者倍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十六之者四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如黃鍾笛以尺八寸爲宮是倍其長麩賓以二尺五寸三分一釐爲宮是四其長四倍者四如是則黃鍾至中呂六笛反長長律宮宜長而反短故四其積而反長故十六其積然後周徑無異俱見晉史是爲倍半相應要亦古術則然矣夫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誠必應矣十六之則倍其徑四其長能必應乎必應者四其徑四其長非六十四之弗得也應不應驗于用不用最笛久廢則不應之驗也今笛不始于今因笛而知律之不應者則自今始甚矣審音之密也字譜易以工商則近雅是當知七調旋宮調各一之法而以黃鍾一均爲主則不惑調從下羽起則曰羽宮商角徵者宮調也曰變宮商角變徵羽者商調也極而至于曰徵變宮宮商變徵者變宮調也此

今皇帝之盛制也

律寸解

史記律書言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又曰黃鍾長八寸十分一漢書則言黃鍾長九寸小司馬謂漢志用九分之寸劉歆鄭元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夫漢志明言度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則劉鄭二子之說是矣小司馬何以謂爲九分之寸也曰小司馬之言

本于律書律書之法本于黃鍾之實大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于十二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長一寸二書所言皆同是律之分寸惟有九九爲三三之數律之寸以此終則寸之分亦以此終也然而律終於九數則終于十以數命律而至九遂終其名既易惑且夫律之純者唯三而不純者有九分寸而皆以九御則其法不同必婁變而後可求未可云簡易也是故二家各以一法通之史記以十爲寸則益其寸法漢志以十爲分則損其分法史記之寸非律寸也而分則是故曰八寸十分一九九八十一漢志之寸卽律寸也而分則非故長九寸積九十分蓋史記十其分法爲寸法而漢志以其寸法十之一爲分法如是以求分寸可無變法矣此其數卽具于生鍾分生鍾分之上數十一三之之數也故間辰而得九黃鍾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分十爲寸則分從寸卽十其分法也小分十爲分則分自減卽十分寸之一爲分也其干十一三之之數寧有變革哉異分爲寸降寸爲分而已矣夫數間辰而得九故升降之而成十也或曰漢志之分寸本之度黍史記何所本歟曰亦本度黍也漢志衡度之而史記從度之黃鍾容干二百黍九十分爲律寸則分容十三黍三分一此衡黍也八十一分爲律寸則分容十四黍二十七分二十二此從黍也何以明之各置其寸分爲實干二百黍爲法法除實得八十一分之六十七分半而容干黍通之而知黍之廣復得九十分之七十五分而容干黍通之而知黍之

修各以黍之修廣通其所容之黍必各滿一分則度黍之從衡見矣黍廣得修十之九故九黍而常盈一黍以之度律卽九分而常盈一分是故從黍之八十一分卽衡黍之九十分蓋不煩言而可喻也吾于是知以黍之厚爲律徑則適得圜三徑一矣厚必不如其廣則以九十分而當八十六分徑得三十分之一則三黍之厚也以圜九黍率之非三分一哉特徑非黍之廣耳其數亦具于生鍾分古以生鍾分上數爲圜徑之通率故圜九則徑三今取徑前二辰之合數以減徑數先十其圜徑而後減之餘以爲積徑之數則圜二百七十分其徑八十六分卽三十律之圜徑也三十律之圜徑定一律之圜徑定矣然則方積之與員積卽生鍾分之八十一分六十四平我蓋驗之周髀矣周

髀積千寸受六斗四升升除髀得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爲一升以八十一爲方率六十四爲員率則因升法而得員積復因員積而得升法六十四與八十一之所乘皆成百萬然則千寸者八十一之所乘故以六十四除之而得升法也升固方髀亦方髀當除之而方非乘之而方也則奈何曰八十一本奇數而爲方率六十四本耦數而爲員率此方員互變也然八十一亦爲員法以如之而得員也六十四亦爲方法以如之而得方也則方員固未嘗變矣且髀以百萬爲積分則不必更求員何者求員必以髀積乘六十四求方必以員積乘八十一所得皆六千四百萬也特其除法有八十一六十四之別耳以六十四除六千四百萬非百萬乎然則前必乘之而爲百萬者分一髀爲

六十四升之故今必除之而爲百萬者合六十四升爲一龠之故龠之員積所乘成六十四百萬故龠受六十四升猶升之員積所乘成百萬故六十四升爲一龠求方積以方率乘之方法除之猶求員積以員率乘之員法除之也量之必方以此夫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于是乎出算家或未之達也故備論之

生鍾分未二千一百八十七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合爲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卽史記寸法千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內去二百十八分七存一千九百六十八分三卽漢志分法又子一丑三合成四寅九卯二十七爲圍三徑一十乘之以四分去九十分存八十六分爲三十律積徑三十除之得二分八

釐六毫三分二卽一律徑子嘗測圓器圍八百十分徑二百五十八分卽十乘卯數去丑寅合數也皆與祖冲之密率相近從周踃爲方積則以八十一除六千四百萬得圓積七十九萬分不盡一萬分借周踃爲圓積則以六十四除八千一百萬分得方積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以古解法相求則乘皆百萬除得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分不盡六百四十爲圓積其一則古解積也文中不及詳故附志之

周尺辯

曲阜孔渙谷農部寄余漢尺搨本銘曰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余以王莽布泉數品及大泉五十建武二年貨泉二範勘之皆密合又與朱載堉律呂新說所繢漢泉尺無異而

長載堉自累黍從尺之七十五分其橫得從之八十一分者則漢尺之百八分也因知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繼又得覃溪翁先生所摹曲阜顏氏周尺銘云尺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強余以橫黍尺度之得八寸一分於從黍尺得六寸五分六釐一毫於慮虙尺得八寸七分四釐八毫今營造尺不皆一度大抵時有分釐之差橫黍尺得其八寸者載堉所據之營造尺卽宋三司尺也然則營造尺之六寸四分強不當爲三司尺之七寸五分弱矣銘蓋不出于先生殆顏氏刺取潘時舉家禮注文爲之不知家禮所用者卽司馬公傳摹之高氏漢泉尺特依史志名爲周尺非今顏氏所藏之尺也蓋二尺不同若然則顏氏尺不可信乎曰斯眞周尺也以漢泉尺爲周尺乃可疑耳周人璧羨起度廣袤之五分一蔡邕杜佑皆云夏尺十寸周尺八寸是璧以周尺爲度其羨則夏尺也漢泉尺十寸與八寸與劉歆荀勗皆以制律則十寸矣五分去一以爲周尺乃過短周以八寸爲尺八尺爲尋卽中人舒肘之度以漢泉六十四枚爲尋不及者六寸益爲八十枚過者又一尺矣是謂十寸之度則信而謂周之十寸則非也尺本劉歆累秬黍而成以之制斛荀勗據斛作尺見斛法周漏因尊其尺曰周尺然漏斛同制豈必同度勗定尺時中書考校古器竝無周時法物則非周尺明矣莽以調律而樂悲勗律亦爲阮咸所譏豈非尺過短

之故乎顏氏尺不知所本然八倍之而適與中人舒肘同度則周尺法也以是知爲八寸尺益而至十寸得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即胡安定中黍尺也夫度起於黃鍾之長故數必以十升以八而升者曰咫曰尋由中人之度僅及平此也顏氏尺按指則盈寸布手則盈尺舒肘則盈尋四分加一而又與稚黍尺會黍者自然之物不以古今異吾于是知尺爲眞周尺且可得三代律尺而聖王作樂所以極優柔平中之盛也然則八尺曰尋僅六尺四寸乎曷爲而不盈一尺六寸也曰攷於步法而知之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步止六尺何遽增爲八尺由步與尋之相似而增也周之八尺即夏之六尺四寸尋從周尺步從夏尺僅夏

四寸并牧癈而增之爲步則步即是尋矣後世以爲八尺非步故減之王制以爲六尺四寸非步宜增之夫減之是也八尺豈即步也增之亦是也六尺四寸又奚以成步也然而增減皆以周尺故減之不成步而增之適得尋蓋自步法訛而夏尺亦廢僅存周尺不復知爲八寸矣若在周初則二尺竝用各成度法故步自步而尋自尋也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鄭康成謂十四步耒六尺六寸與步相中鄭康成謂緣外六尺有六寸弦內六尺非步用夏尺之驗與人長八尺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非尋用周尺之驗與夫夏之六尺步也非尋也周之八尺尋也非步也二者之校僅十六分之一耳而用各有宜以人身爲度者用尋所謂張臂八尺也以人行爲度者用步所謂張

足六尺也弦工一篇凡車乘戈矛皆周尺故曰尋曰常凡耒耜弓矢皆夏尺故曰尺曰寸兼用之者唯匠人故夏五室三四步殷重屋堂七尋周明堂筵九尺溝洫多夏尺故洫廣八尺深八尺不言尋澮廣二尋深二仞則變文畎遂溝洫遞相倍至澮而五分去一以爲倍過尋惟周尺也許愼曰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辭相況耳尋可名丈猶咫可名尺人量嘗長十尺哉八尺之爲六尺四寸也猶八卦之爲六十四卦也人之長止矣故易有生人法於乎制尺之理微矣哉蔡邕謂商尺九寸杜佑則云十二寸朱載堉又益半寸果孰是與曰古尺惟有二等三代同用經師別以夏周襲王制說耳安得復有商尺殷度重屋以尋豈九寸之尺與佑所言卽唐之大小尺也

吳先則始於隋名江淮吳越間之八寸小尺爲夏家古尺也小尺豈眞夏尺特宋氏粟尺耳後周爲纖尺加二寸爲隋開皇官尺以官尺爲商尺猶以粟尺爲夏尺尊之云爾載堉目營造家所用三司尺爲商尺以得八寸者爲夏尺故云然今顏氏尺長此尺之六寸四分八釐其八寸一分者爲胡氏尺卽古之八寸十寸尺也胡氏本橫黍尺則三司當用古之縱黍尺李照累黍會驗之蓋宋世猶然矣然而古惟橫黍尺爲最長過此者弗用故有虞巡方岳必同律度量衡豈非知有不同而禁之與以此尺五尺一寸二分爲步八尺爲丈一丈二尺爲引周尺法王制故步八尺通之爲五尺是爲量地尺步實羨長司馬法之二寸六分吾因顏氏尺而知之也

還宮說

聲有五而清濁具益爲七而正變參律有十二而長短賅判爲二十四而倍半畢經以律緯以聲還宮之法生焉律各爲宮宮各生律所生者或四或六故有六十與八十四五與七之別也宮爲月律六十八十四爲日律月律歲而復日律六十日而復亦四百二十日而復故六十律歲六復八十四聲一歲六十日而後復八十四聲何以歲不復聲當日律當辰律五復日七復而後律與日辰俱復也六十律辰一而日一八十四聲辰一而日五古六十而周八十四周道大備矣月律周與古同而異若逆而周順從其月之宮第之前月之宮以六後月之宮以八六逆而八順相生之數耳日律六十律從戊子始八十四聲從甲子爲黃鍾之宮宮數五五生九九生八八生七七生六從五上之九而究則所生也故曰上九揚子雲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謂此矣六十律黃鍾爲五子五子爲五聲故淮南以甲子爲中呂之徵而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然則十一律可知八始太陰公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六十律也戊十四聲始甲子一復而始戊子再復而始壬子三復而始丙子四復而始庚子至五復則周矣五子皆黃鍾之宮也泠州鳩曰武王伐殷以癸亥之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者庚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元枵爲辰而在

戌上則夷則臨鶉火鶉火有周之分野也故長夷則之上宮而
曰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豳之野甲子昧爽也中呂爲羽
則黃鍾爲角豳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以宮布戎角爲本周德
也以爲宮宮則君矣律未復而日復不長夷則而長黃鍾示與
天下更始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月衝也月主宮日
則否陰律月爲倍日爲半故日衝月倍半易位也日衝月亦月
衝日三統麻林鍾未之衝丑爲地統以此雜賓夷則無射何以
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餘從下雖黃鍾太簇姑洗亦然倍
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
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大呂夾鍾中呂倍爲宮林鍾南
呂應鍾正爲宮生之者角與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

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黃鍾半律非執始也古中呂生黃鍾
揚子雲云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曰中曰應非
即中呂應鍾乎奚以四十八爲

書蔡氏律呂新書後

宋世言律呂者數家至蔡元定出後人遂無異議予嘗取其書
讀之舛駁非一而尤甚者則以圓田術求實徑也按是術本于
徑一圍三以周自乘十二而一與半周半徑相乘正等故用以
求積非以十二開方得徑也以十二開方則徑不止于三分復
以徑一圍三率之而周亦不止于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周十分三釐八毫皆見本書）
因改古人律周九分之說爲丙容九分方豈知其大不然乎何
則算術圓內容方以徑爲弦以方爲勾股弦積者勾股之合積

也今以其徑自乘而半之方積不得有九分即以九分方倍之弦長亦不止三分有奇進退皆違何蔡氏之不悟也徑自乘爲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折半開方得二分四釐四毫不盡三百二十二倍九分開方則有四分不盡二且夫十二者圓法也算圓必割圓而古無其術則以律容黍率之十二爲律黍百分之一圓與長之自乘亦百分之一故以十二爲率而得圓冪之積數實則以千二百黍分律之積寸而得其容千黍之積寸也蓋於數畧相近矣圓自乘爲八十一如法得六分七釐五毫長自乘爲八千一百如法得六百七十五分皆百分取一故算家以求圓冪律長九寸周九分積八十一寸以千二百黍除之得六十七寸半而容千黍于八十一分律爲十之一此本非方圓冪積法特緣律徑三分自乘其四分三爲六分七釐五毫故用之也　古未有以圓積開方得徑者況圓法耶若圓法開方而可得圓徑則圓田皆同徑矣又何以御多寡不均之圓積也其尤易明者律徑三分自乘則十二爲方周九分方之周四面皆三分豈方周又當開方耶誠不知爲何理矣所用變律五即京房之法始時息去滅結朔遲內也不盡用其四十八律猶爲有說至六十調圓黃鍾之後繼以無射夷則諸律何歟夫以相生爲次則黃鍾宮之變徵實生大呂宮無射宮之變徵實生應鍾宮今也不從相生而爲五音間辰左行之法以無射承黃鍾宮則命爲商以夷則承無射商則命爲角雖然無射者夷則之商也夷則者姑洗之角也豈黃鍾之商與角乎夫六十律各自爲宮不復謂之商角徵羽出于優伶之陋說而又不在其本宮將命爲何宮之商角徵羽耶予益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故辯之如此且告世之善讀書者無爲古人所愚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八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

羣經識小目錄

卷一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輹　隨二爻三爻　離

三爻　大壯五爻　卦變　衍文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設訓爲大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易逆數也

卷二書

舜典　教胄子　戛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衛

沮睢　濕水　潧誤爲河　三江　雲土夢　梁州貢

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羨文　頗義

爲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卷三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
出之光　敝笱　展我甥兮　變文協韻　伐檀　無
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濯溉　替引爲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爲韻
卷四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顓湛　嘔吏　前
疾　贊者盥升　筵笑簟　豫橾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禫或爲導　脤文譫字　請入爲席　飯不從卞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嘗作沫　悼公之喪　舞
斯溫　九原　樂正子春　明堂月令　決獄訟　釗
齠　錯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華嶽　鄭氏誤讀　集說錯誤
卷五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己　送滕結盟　虛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梁　虢射　二注互異　城父父城　沈尹　五
叔無官　戊爲疾甥　韄不外衣　凡例　三傳
卷六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
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寧

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縕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
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曰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竊位　五世四
世　齊人歸女樂　穫　虞仲　亞飯三飯四飯　櫂
量

卷七附錄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儺琅邪　萬
鎰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
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喪君有服

喪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進右司　憾棘　淇
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軔　王子有其母死者
已入補遺
慫恿爲遜　金縢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劓刖　臬
司　執牡爲韻　簡　家伯維宰　誤文　鞭捧有瑕
姜嫄　明堂　軫　軹　蒿之以眡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爛簡　一溢　酷酢　周
尺　占筮　豫章　唐誥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論
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莢兼葭萑葦

羣經識小

學海堂
高郵李進士惇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舊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既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附之加以象曰文言曰而以象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既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尚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裒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象曰象曰文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輿或字文義不愜且五爻輿尸與師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輹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輻字從車從畐大畜二爻曰輿脫輹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輹輹字皆從車從复謹案輻車橼也輹一名轐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輞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輹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輹字下云作畐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輻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輹無疑

且以古音求之輻爲支脂之人輾爲蕭尤之入輾與目韻若作輻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耋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

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既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尚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

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既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謹案敬之終吉下當有也字而以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

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亦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彖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亦其象然猶未甚明畫陳沛舟曰日出海中較諸說尤爲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

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卽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益曰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爲允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旣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爲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

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圓圖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勞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卽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卽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

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强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羣經識小

學海堂

高郵李進士惇著

堯典

堯典及皐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於臣謨則曰稽古皐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愼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尚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

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絶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絶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子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教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教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俗本多改胄作育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夏擊搏拊

今孔傳云夏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夏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已意圓之若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夏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夏擊爲柷敔說誤矣疏

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瑟亦不辭不若鄭以戛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案琴瑟難言戛擊竊謂戛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讀至拊字句絶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戛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出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葉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蓋以笙與鐘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

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鐘也笙字亦該鐘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禹掘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邱縣班氏自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虖沱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戶）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滱衛之入滹沱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滱水合滹沱之說甚確益卽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卽志滱滹沱矣但下皆云入易

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濄自下濄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濄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眞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濄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睢

灘沮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灘以釋灘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　又疑睢水卽是沮水案睢與沮南北縣隔焉時亦未有睢水其譌已甚卽以字音言之睢字從目隹聲讀若雖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灤水

蔡傳云地志灤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灤殊異然亦不能明言灤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叙灤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灤水者多說成雨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灤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灤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灤水所出之說謂灤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灤水自合灤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灤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

亦云漯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漯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漯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漯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漯川自黎陽而東所謂釃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漯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行漯川之南武陽以西漯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漯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漯而北東行至漯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漯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謂漯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漯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漯字本作濕從水㬎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糸而濕字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漯陰縣千乘郡有漯沃縣皆因漯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涓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竝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

引許氏之說謂由灉由沛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灉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沛水卽湖陵入泗之荷泗水南流合滍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滍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滍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滍隸書譌寫作荷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尚仍其舊且本解滍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沛水篇言滍水過湖陵縣南鄛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滍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滍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滍水上通沛下通泗青州言達沛此言達滍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

疑

三江

禹貢荆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既入周禮職方荆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州三江荆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合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益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既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荆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既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既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乂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畝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

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邓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梁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鏤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能罷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即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

皆在澧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祋祁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絶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卽濁水程氏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

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夫旣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卽馮翊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圭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既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

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即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强傅鄭氏之說自尋無限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

蓋羿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扈氏在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浞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猶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閻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囂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

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卽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卽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美文

洪範於其無好德蔡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謹案史記微子世家載此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字與咎字爲韻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予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交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

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

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室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

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既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夾字從大從夕凡在兩旁者皆可稱夾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即爲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既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即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

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楣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踳臨曰蓋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既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孔氏故取王氏從沓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